

救世

憋宝
上

憋宝人这种职业流传于民间
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
中国的山东与河北等境内
相继出现过……

孙勇／著





上

孙勇／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...
封面设计：...
出版：...
发行：...
地址：...
邮编：...
网址：...
E-mail：...
开本：...
印张：...
字数：...
版次：...
印次：...
书号：...
定价：..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憋宝. 上 / 孙勇著. —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222-05568-1

I. 憋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6159 号

憋宝(上)

作 者: 孙 勇

策 划: 吴志硕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 王绍来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特约编辑: 吴志硕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
E-mail: rmszh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31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5568-1

定 价: 56.00 元(上、下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楚宝

目录

楔子 / 1

第一卷 诡异江湖 / 7

第一章 麦田夜凶 / 8

第二章 金砖中的秘密 / 12

第三章 血皮人 / 16

第四章 裸体乞丐 / 19

第五章 老王之死 / 23

第六章 阴森的老太太 / 27

第七章 少女之浴 / 31

第八章 腥臭的口水 / 35

第九章 三声枪响 / 38

第十章 天空中的怪脸 / 41

第十一章 哭泣的坟场 / 44

第十二章 自动防卫 / 47

第十三章 珍贵的小木盒 / 50

第十四章 又见老太太 / 54

第十五章 神秘的血坑 / 57

第十六章 巨人魂魄 / 60

第十七章 渗血的五个指甲印 / 63

第十八章 白鬼 / 66

第十九章 水怪 / 69

第二十章 深夜哭坟女 / 73

第二十一章 蛆虫僵尸 / 77

第二十二章 神奇的烟雾 / 80

第二十三章 开膛破肚 / 83

第二十四章 兄弟相逢 / 86

第二十五章 石门飞刀 / 89

第二十六章 癞蛤蟆与枯手 / 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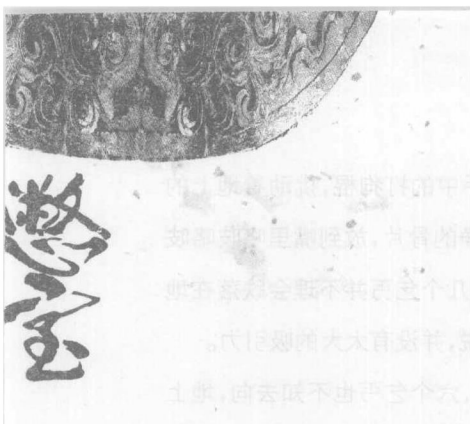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章 野唱 / 95

第二卷 初入圣地 / 99

- 第一章 泰山憋宝 / 100
- 第二章 血棺材 / 103
- 第三章 躁动的青春 / 106
- 第四章 奇怪的耗子洞 / 109
- 第五章 春梦 / 112
- 第六章 暗箭难防 / 115
- 第七章 花白的头发神秘的脸 / 118
- 第八章 移动的冰窖 / 121
- 第九章 来自地下的访者 / 124
- 第十章 再遇白衣人 / 127
- 第十一章 新婚初夜之血 / 130
- 第十二章 蓝晶沙土 / 134
- 第十三章 白耗子 / 137
- 第十四章 没毛的耗子 / 140
- 第十五章 偷孩子的女人 / 143
- 第十六章 第一场雪 / 146
- 第十七章 纸燕子 / 149
- 第十八章 画廊与暗流 / 155
- 第十九章 触摸不到的幽灵 / 158
- 第二十章 五个手指头 / 161
- 第二十一章 神秘之旅 / 164
- 第二十二章 沧州憋宝 / 167

第三卷 兄弟恩情 / 171

- 第一章 抽筋的大青石 / 172
- 第二章 雪夜飞壶 / 176
- 第三章 突变的血人头 / 179
- 第四章 枯井中的树皮脸 / 182
- 第五章 偷窥的蓝眼睛 / 185
- 第六章 白骏马 / 189
- 第七章 红骏马 / 192
- 第八章 机关重重的后院 / 195
- 第九章 奇怪的五个数字 / 198
- 第十章 风中的眼泪 / 201
- 第十一章 残忍的杀戮开始了 / 205
- 第十二章 严禁擅自进入的地方 / 208
- 第十三章 下定决心要到的地方 / 211
- 第十四章 清晨危机 / 214
- 第十五章 杀出一条血路 / 218
- 第十六章 我叫何里活 / 222
- 第十七章 老朋友的非礼 / 226
- 第十八章 克隆人 / 229
- 第十九章 夜人民宅 / 232
- 第二十章 神秘的五爷神秘的脸 / 236
- 第二十一章 与鬼的对话 / 240
- 第二十二章 一洼鲜血 / 244
- 第二十三章 迷失的罗盘 / 247
- 第二十四章 旷野上的哭声 / 250
- 第二十五章 抢劫的老太太 / 253
- 第二十六章 异地遇乡邻 / 256
- 第二十七章 枯井寻踪 / 259
- 第二十八章 以毒攻毒的方法 / 262



楔子

一团淡白色的雾气，渐渐笼罩了初秋的原野，在这团白色的雾气中渗透出一丝阴森和怪异。雾气随着夜风轻轻飘荡，在雾气中突然蹿腾起一团丈二高的火焰，在这团火焰周围有六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围坐在火堆旁。他们每个人都披散着长发，面色惨白而且都长得奇形怪状。眼睛深陷目光呆滞，每个人嘴中的黄牙都向外龋着，同时并有腥臭的黏液从嘴角流出来，他们都像看到一桌美味佳肴，都把幽蓝的眼光紧紧地盯着那团升腾的火焰。

就在这时一阵疾风吹来，闯开了这团雾气，随着风飘来了一个黑色的身影。他飞起一脚踢向火焰，顿时火星四溅，那六名乞丐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拖着打狗棍向着四处逃窜。来者是个面色清秀的青年，他站稳脚跟后，把手伸进了燃烧的火焰之中，很快他在火中摸出了一块金光闪闪的金砖。他欣喜地把金砖捧在手里，看到金砖上刻满了奇怪的字符，他用衣袖狠狠地擦拭金砖，想把上面的字看清楚。可是就在这时，手里的金砖忽然燃烧起来，他慌忙把手里的金砖甩掉，可是金砖就像粘在了他的手上一样，而且燃烧的火焰快速沿着胳膊，向着他的全身蔓延，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手捧金砖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惨叫，就瘫倒在了地上，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，这个人就倒在地上化成了一堆花白的灰烬。



那六个跑开的乞丐又都走了回来，他们傻笑着用手中的打狗棍，挑动着地上的那片白色的灰烬。他们在灰烬中找出了几块还没有化净的骨片，放到嘴里咯吱咯吱地嚼吃起来，不时有黏液伴随着嘴的蠕动流淌下来。这几个乞丐并不理会跌落在地上的金砖，这个金光闪闪的东西，好像对这几个乞丐来说，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

夜风吹过，白色的雾气散开了，升腾的火焰不见了，六个乞丐也不知去向，地上白色的灰烬也在风中四处飘散。刚才的金砖在夜色里失去了光泽，而变成了一只很精致的小木盒，在盒子上依然刻着奇怪的文字。

木轮车吱吱呀呀的由远而近，一个推货赶夜路的壮汉走来。滚动的木轮撞倒了小木盒上，壮汉变换了几个方向，可是车轮总是被这个东西挡住。壮汉放下车，蹲到车下面发现了这个精致的小木盒，盒子上还有一丝淡淡的温度存在。他用力掰了半天没有掰开。他索性也不开了，把盒子揣进了怀里，推起车继续赶路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盒子上的温度一直不散，并在寒冬腊月之时，这温度还有上升的趋势。所以在天寒地冻之时，这个壮汉将它放在前胸的衣服里，做驱寒保暖之用。

几年后的一个夜晚，壮汉终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打开了这个珍藏多年的小木盒。他没有想到，看到的却是一幕惊天动地的奇观……

这是在小的时候爷爷常给我们讲起的一段故事。

直到多年之后，躺在病榻上的爷爷在弥留之际，把一个紫檀木的小木盒交到我手里的时候，让我又想起了那个儿时的故事，相信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

我的爷爷就是那名推车的壮汉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四百多斤粗盐放在木轮推车上，走起路来依然脚下生风。从省城济南府起步，走德州城过边临镇，三天之内就能赶回县城向雇主交差。所以，在当时有很多雇不起大马车的小型杂货店老板们，总爱找我爷爷推车运货。

爷爷把盒子交到我的手里后，又用最后一丝气力，向我讲起了一个叫龙四的湖南憋宝人。

四十多年前的一天，爷爷又为县城南关的刘老板从省城推回了几百斤的粗盐。刘老板付完了工钱后，晚上又请爷爷喝了几杯烧酒。回村子要有十几里路，爷爷踏着朦胧的月色，哼唱着吕剧小调走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上。

一片薄云遮住了弯月，爷爷听到身后冷风吹来，便回头看了一眼。他看到一团发

着蓝光的火球跟在他二十几步开外的地方。我爷爷就算是没有那几杯烧酒在肚子里烧着，他在村子里也是有名的天生胆大，再加上他学过舞狮会些拳脚，所以走了那么多的夜路从没出过事儿。今天他看到的这个东西，对他来说还是个新鲜玩意儿。

爷爷放下木轮推车，坐在车前点上一袋烟吸上了两口，那个蓝光火球也停下跳动着，好像也在静静地观察着爷爷。爷爷把手中的烟袋锅在布鞋底上磕了磕，然后猛地向着那团蓝火球冲了过去。

火球好像也早有察觉，也飞快地往后退去。爷爷停下了脚步，那团火也跟着停下。最后爷爷也不追它了，擦了一把汗躺在了麦田里。

火球看爷爷躺在地上不动了，它又慢慢地向着爷爷移动过来，到爷爷面前，这团蓝色的火团慢慢形成了一个人形，但是它依旧是跳动的蓝火焰。它慢慢俯下来压在爷爷身上，就在这时爷爷一个旋风脚狠狠地踢出，然后翻身跃起。

蓝火焰又团缩成一团，落在地上跳动了几下，顿时火星四溅散落了一地，被夜风吹的闪动了几下就都熄灭了。

爷爷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走回到了推车前。就在这时从旁边的树林里，跑出来一群穿着红兜肚的小孩子，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，他们奔跑着向推车跑过来，嘴里都大喊着：“傻爷，傻爷！”

爷爷也不理睬他们，推着车走自己的路，这群孩子追上爷爷有的帮着拉车，有的拉着爷爷的衣角，还有两个坐到了车上。

爷爷心里明白，这一定是遇上了黄鼠狼闹妖儿，便大声说：“坐车好好坐，拉车好好拉，都别跟我瞎闹啊！上坡了用力呀，哎对了，好，前边下坡了慢一点呀，好孩子就这样。”

这群孩子们大声叫着傻爷，帮着爷爷拉车往前走。

就在爷爷和这群孩子走出有二里地后，在后面有一个黑影飞跑而来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：“这位老哥，请等一等！”

爷爷放下车，回身等那人跑到跟前：“兄弟，有事吗？”

来者一身黑衣长得面目清秀，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他看了一眼那群叫喊的孩子，往身上的包里摸了一把说：“唉，没盐了。”

爷爷忽然想起，离开县城时老板为了感谢，还送他一包粗盐，忙说：“唉，这位兄



弟，你一路追我就是为了盐呀，我这还有点，给你吧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个推盐的呀？”爷爷说着从身上的包里拿出了一小袋盐。

来者打开布袋，从里面抓出了一把粗盐粒，向着空中扬了出去。随着盐粒的落下，那群孩子化作一条火线，嗖的一声，直奔正东方而去。

那人一跃而起跟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了那条火线的尾巴，紧接着他疼得叫了一声，把手又甩开了。爷爷跑上前看到，那人的手上鲜血直流。

然后爷爷把那人领回了家中，给他包了伤还请他喝了酒。那人说他叫龙四，是来自湖南龙江县蛤蟆塘村人，是来此地憋宝的。刚才的蓝火球和那群孩子，都是百年火狐所为。这只火狐每隔几年总会在这里出现一次，如遇上路人便戏闹上一番。火狐已经活百年，身上的皮毛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刚才龙四的手抓住了火狐的尾巴，被火狐回头给咬了一口。龙四还说他有两个徒弟今天没有带来，要是他们在，齐心协力，今天这只火狐就走不掉了。

爷爷问龙四，你来鲁西北大平原就只为了这只火狐吗？龙四说，不是的，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木头盒子。爷爷一听木头盒子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就问那盒子里有什么。龙四说，这盒子里有什么还不知道，但是必须遇到乞丐烤火，在火中得到金砖，才能知道盒子的下落。而只有找到了盒子，才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惊世之宝。

龙四问爷爷，是不是听说过有关盒子的传闻，爷爷忙说没有看过，这是第一次听说。

后来爷爷又问龙四，我们这个村子有宝吗？龙四拿出一本很破旧的憋宝古书，很认真地翻看了一下说，村头东是不是有一口古井。

龙四把书收起来说，井中有一条千年金鱼，一直沉在水底。这金鱼是大禹配在腰间的一个纯金饰物，大禹在此地治水改造朱家河水道时，遗落在这里的。但是如果这条金鱼让我们憋宝的给憋走了，这口井会自动塌陷形成平地，你们村子也会大旱三年。

爷爷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大的农民，他对大旱与收成很敏感。爷爷当时就给龙四跪下，行了大礼。他说：“龙四兄弟，手下留情吧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不要把这个宝给憋走了。”

龙四也忙跪地扶起爷爷，当即举手发誓：“龙四为了一方百姓，绝对不会来憋此



宝。如果龙四憋得此宝，将进死牢，永不见天日。”爷爷相信了龙四的话。就这样龙四和我爷爷成了朋友，以后每年龙四路过此地，都会来看望爷爷。

四年后的一个清晨，村民很惊奇地发现村东头的古井坍塌了，土把井口都淤死了，只留了下了一个半米来深的土坑。紧接着这一带连着三年大旱，地中庄稼都枯死，颗粒无收。

爷爷心里明白，这一定是我们的镇村之宝，让憋宝人给憋走了。但是爷爷一直坚信，这件事一定不是龙四做的，因为龙四答应过他不会来憋此宝，如果憋得此宝，他将进死牢，永不见天日。可是，自从这口古井坍塌后，龙四再没有来过这一地带，就这样失去了踪影和信息。

我是爷爷最心爱的长孙，他对我讲完这一切，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。最后他对我说，他一直在等待龙四的到来，问他是不是遵守了他们之间的诺言，如果他能让镇村之宝回归，他愿意将这个悄悄藏了多年的木盒，亲手送给龙四。

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，凌晨三时，爷爷故去了，享年九十三岁。他在最后，嘴里还在轻声说：“龙四兄弟……傻爷……上坡喽……下坡喽……”

爷爷一生与人为善，诚实正直勇敢，所以挚友遍天下。他下葬的那一天收到了无数个花圈，但是其中有一个最显眼，也最与众不同。花圈上缀满了洁白的小花，没有写挽联，只在最下面挂了一个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凤泉老哥一路走好，龙四兄弟，敬献。

接待来客的大管事，告诉我的家人，说送花圈的是一名长得瘦小的青年，他送下花圈后，在灵前磕了一个头就悄然离去了。

时至今日，爷爷离开我快二十年了，我很想念他，不知他在遥远的天堂可好。他交给我的那个精致的檀木盒子，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在身边，但是从来没有打开过。我怕里面空空如也，让我心情失落。我怕里面有惊天的玄机宝藏，勾起我无尽向往和贪念。我更觉得这个盒子，应该交给南方来的憋宝人，让他们来开启这个惊天动的神秘之门。

快二十年了，我一直在等待憋宝人的到来。

（注：憋宝人，大多来自湖南、江西等地。他们大多有较好的轻功与身手，七十年代中期与八十年代后期，大量的憋宝人曾在山东省宁津县境内活动。他们一般都是借宿于农家，白天休息，夜间活动，为了一个个民间传说的宝物，行走于全国各地。）



慾

第一卷 诡异江湖

慾

第一章 麦田夜凶



黎明前的鲁西北大平原还在沉睡，大地在夜色下一片安详。此时正是麦收季节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麦浪翻滚，散发着浓郁的麦香气息。一颗很大的流星拖着长尾巴从深邃的星空中划过，就在它消失在东方天际的同时，田野里所有在鸣叫的昆虫都像约好了一样，整齐地止住了叫声。紧接着，又有无数的流星如烟花般在夜空划过，瞬间夜空亮如白昼。随着夜空中密布的流星雨出现，远处传来了一声巨大的轰鸣，整个大地剧烈地颤动了一下。

在大地颤动过后，一个佝偻着身子的乞丐，从麦田地里走出来。他长发披肩，惨白的脸上带着怪异的笑容，上宽下窄的脸有些扭曲着，嘴里焦黄的牙齿来回不停地咀嚼，带着腥臭味儿的口水流淌着扯出很长。他自言自语，并不停地傻笑着，脏兮兮的手挥着打狗棍在麦田里来回地拨弄，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。

流星雨都散开了，夜空依然深邃幽暗，可是大地并没有恢复原来的平静与安详，远处乡村农家院里的狗们都开始狂叫不止，连成了一片，叫声中透露出了狂躁与不安。一片黑色的烟雾在东方升腾涌动，并向四周弥漫扩散，空气中很快夹杂了一种难闻的气味儿。

这个奇怪的乞丐也闻到了这股气味儿，他就像闻到了饭菜飘香一样，用尽全力

吸着空气中的这股味道,并很享受地闭上了眼睛。忽然,他大惊失色,他用力撕扯着自己的长发,并睁大了幽深而惊恐的眼睛。他一头扑倒在麦田地里,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了地面上。

在深沉的夜色下,麦田间笔直的宽土路上,一个瘦小的身影飞跑而来。他虽然身轻如燕脚步急促,但是从他跑步的身形上还是可以看出,此人定是有伤在身。他喘着粗气停下脚步,用手按着前胸向身后望了一眼,然后急转身走进了麦田。他弯下腰刚要沿着地垄沟往前飞奔,这时有一件物品,从他的身上掉了下来。他慌忙停下脚步,把掉在地上的物品捡了起来。借着月色能看到,那是一个很精致的小木盒。此时趴在麦子中的乞丐看到了那个盒子,他惊讶地把脏手指紧紧地咬在了嘴里。来人把盒子又重新放好,然后他把后背压低,基本与麦穗齐高,飞快地向前跑去,转眼间融化进了夜色之中。

乞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,他好像知道马上还会有人来,他的脏手从嘴里拿出来,紧紧地握着手里的打狗棍。

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,又有三个黑衣人飞跑而来,每个人身背工具包,而且手都有尖刀一把,虽然是在微弱的夜色里,依然寒光四射。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的壮汉,他猛然停下脚步,挥了一下手,拦住了跟在他身后的两个人。很显然他好像感觉到了,有什么异常情况。

壮汉把身子俯在地上听了一下说:"我怎么感觉这情况有点不对呀,有一股邪气。难道是……不好,快进麦田,抓紧时间,要不然我就完了,快!"他们说完,身影也飞快地飘进了麦田。

在脚步声远去后,乞丐从麦田里站起身来,他掀起凌乱的长发向远处眺望,嘴里哼哼着不知在说些什么。忽然他的身体也有些不适,他张开大嘴呕吐起来,一口鲜血喷到了地上。他吐完了还没有来得及把嘴角的血擦净,就向着那个人的方向走了过去。刚刚吐到地上的一洼血,慢慢地化成了一团白色的雾气,渐渐地飘散进了夜色里。

六月份正是酷暑热天,也正是熟麦子的季节。所以这一带的农民都会趁着清晨的凉意早起收割小麦,太阳升起辣热时就回到家中避暑,等到太阳西下时再出来收割,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。



王长友住在八里庄的村东把头第一家，这几天的麦收着实地把这个壮汉给累坏了，连他做梦都在挥着镰刀割小麦。由于麦地是刚刚包产到户的第一年，所以干起来他格外卖力。这几日他一整天不管多热都在麦地里劳作。梦乡里的他正站在麦田里抽烟心里美，连成片的狗叫声把他从梦境中拉了出来。他一个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老婆和孩子，穿上衣服从屋里走了出来。

此时天已经放亮了，王长友来到院子里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。他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黑人满脸血迹，倒在麦子垛旁边。王长友看了一眼自己家高高的院墙，随手拿起昨夜刚刚磨好的铡刀片，走到那个人身边问：“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喂，说话！”

黑人抬起头看了一眼紧握手里的王长友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这位大哥，快救我，有坏人要害我，快把我藏起来，我，我是……憋……宝……”

王长友一愣，忙把厢房的门推开，把受伤的黑人拖了进去，然后关好房门，把雪亮的铡刀片紧紧地握在手里，隔着门缝向外张望着。

黑人小声说：“大哥，不要出声，天就要亮了，他们会很快就离开的。做我们这个行当，是……是不会白天出现的。”

王长友回身点了一下头，当他再回头向外张望时，看到三个身影如蜻蜓点水般飞身上墙，又踏过院中的麦子垛，然后蹿上房檐消失了。眼前这一切转瞬即逝，王长友看到后在心里暗自叫了一声好。

黑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跪在了王长友的身后：“这位大哥，我叫周朋举，跟师父学时排行老三，都叫我周老三。谢谢大哥救我，此恩来日兄弟一定要报答。”

王长友回身扶起周老三说：“兄弟，不要这样，救人与危难之处应该的。你，真是憋宝的？”

周老三点了点，从身上拿出一粒红色的药丸放进了嘴里。

王长友又问：“你，真是来我们这边憋宝的呀？我以前听说过，只是我们村里没有来过你们这些人，你们憋宝，憋的是什么宝呀，憋到了吗？”

周老三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水说：“大哥，你对我是有恩之人，我就都和你说了吧，我们这一次是为了一块金砖而来。”

王长友一脸疑惑地问：“金砖，我们这里会有金砖？”

周老三把身体坐正，喘了一口气说：“大哥，你记好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在午夜零点一刻，在你们村子的正东方三公里处的那片荒草地里，有一群人在烤火……”

王长友又把头往前伸了一下说：“什么，烤火，六月天这么热，会有人烤火？”

周老三接着说：“是的，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围坐在一堆篝火旁取暖。大哥，如果你有这个机缘遇到了，你大胆地走过去，一下子把手插进火堆里。那火是阴火是不会伤到你的，不管那些人对你怎么样，你一定不要怕，把手伸到火中去，这时会火星四射或火光冲天，火堆的下面就是那块金砖。大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机缘十年一个轮回才能出现一次，这次我走了还能不能回来，还不一定，你就记下这个秘密吧。”

王长友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。

周老三又说：“请问大哥尊姓大名？”

王长友憨笑了一下说：“我叫王长友，就是这个村的。”

周老三扶着桌子站起来说：“天已经亮了。”他说着转头望着屋里的几只麻袋又说：“王大哥，今年你家的收成不错呀？”

王长友也转头看着麻袋说：“啊，是呀，这样的收成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，这年景越来越好了，这……”王长友说着话回过头来时，屋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只有两扇门静静地向外敞开着。

王长友追出了院门。他看到冷清的村中街道上，有一个乞丐正弯腰走过，他的走有些艰难，腰弯得很低，头都快低到地上了。后来有人和王长友说过，大清早看到有个要饭的乞丐进村，但是一直没有看到他出村。后来王长友在去村头老井挑水时，从水井中曾捞起一张人皮，还有一件破旧的衣衫。为了让村里的人还能有勇气来挑水，王长友把这东西给扔了，谁也没有告诉。

此时天色大亮了，一缕缕炊烟向着水洗般湛蓝的天空升腾。鲁西北大平原，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，已经忘却了昨夜的一切诡秘与争斗，开始了它新的一天。

王长友从厢房里思索着走出来，他老婆坐在灶台边做饭，女儿在认真地写作业。王长友点燃了一支烟，回头又看了一眼屋顶和院外，嘴角透露出了一丝冷笑。哼，周老三，你一定还会回来的。